

六端辨正

下

漢書門			
二	五	四	九
一	三	〇	七
三	六	四	七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五	二
九	五
〇	〇
七	七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07
冊數	3 (3)
函號	299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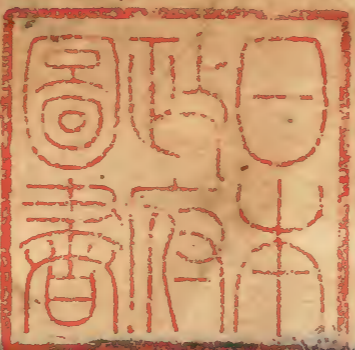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辨正雜語

辯正雜語

陷溺邪說

樂平 詹陵 艮卿

淺草文庫

摘吾道中數子之染於禪學者辯之非好辯也為吾道計為吾後學學道者計也數子之外雖多異說持與吾儒爭衡者殆猶蜩蟬蠹蠅自鳴自止不足為吾道輕重苟與

之較則其必以爲是術也可與儒者抗衡將欲攘臂而從之者衆矣是又與吾儒之道立一赤幟也何足置齒牙哉而此數子者或親炙大儒之門或私淑大儒之學猶未免陷溺於禪不摘其害正道之甚者而辯之則後之學者將以爲天資如數子學問如數子傳授私淑如數子尚有右乎禪學如此則

其亦甘心效尤而不知反者殆不可勝救况此邪說各有語錄及文集傳世以虹惑乎學者之心志爲吾道之害不小故引辯于左

龜山楊氏

名時字中立福建將樂人受學程門官至侍郎諡文靖有語錄行于世

與翁子靜書云會佛爲一蓋傳心自到之學黃氏東發曰龜山之學專欲物我爲一此溺於禪氏與人相我相之說

序論語以伯樂論馬爲證謂道不可以言傳
愚按道不可以言傳正禪家不立文字而
貴於心悟者耳龜山得非以禪學陰移正
論耶豈非自幼讀禪書邪說先入者主之
也耶

謂莊子逍遙一篇子思之意所謂無入不自
得養生一篇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黃氏東發曰按莊子寓言蕩空世事與思
孟相反不知龜山何見言此

謂維摩經云直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
理

愚按吾儒之有心以體而言者寂然不動
是也以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佛氏之
心寂而滅虛而無連體也無之况用乎謂
佛與儒無二理可乎

謂圓覺經云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所謂助
長止即所謂不芸田任滅即是無事
謂形色爲天性亦猶所謂色即是空

謂摠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
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
無垢即孟子言性善是也

黃氏東發曰附會至此可恠可駭人心一
至陷溺前輩尚有不免後學可不懼乎○
愚按龜山一龜山也程子有吾道南矣之
贊正學之歸一何純也而他日諸說陷溺
於異端一何雜也豈其早年看莊列佛氏
之書未定之見耶抑程子沒後爲異教所

染而然耶程子曰於佛之說不必窮也苟
欲窮之而未能窮則已與之俱化朱子曰
龜山少年見伊川時先去看莊列等文字
後來雖見伊川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
來此二先生之言誠爲龜山斷案也蓋其
早年既窮夫異教又看莊列之書是與之
俱化而先入之爲主則程門正學乃其客
論其差不亦宜乎

上蔡謝氏

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受學程門
歷仕州縣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坐

飛語褻官有謂孟子沒天下學者不識自家
語錄行于世寶藏彼佛氏窺見一斑半點遂將擎拳豎脚
底事把在手敢自尊大輕視中國學士大夫
而世人莫敢與爭又信向歸依之使聖學有
傳豈至此乎

愚按所謂自家寶藏指目視耳聽手舉足
運見於作用之心爲聖賢之所傳者此流
於異學之語也又云聖學有傳豈至此乎
則是實吾聖賢所傳之道即佛氏所窺一

斑半點者矣此何繆之甚哉黃氏東發曰
此等語法而發於程門弟子口乎捨曰尊
佛闢佛而始歸罪於天下學者其亦本心
之理義有不可磨滅而執其辭者乎

謂有知識湏是窮理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
之理天者理而已諸子百家人人生出一般
見解欺誑衆生佛氏却不敢做大

黃氏東發曰知識亦佛說與致知之說似
是而非去智乃異教聰明之說與天理人

欲之分似是非欺誑衆生非士人語佛
氏不敢做大與前條敢自尊大又自相反
○愚按朱子嘗云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
來學其亦有差正謂此也

呂晉伯與上蔡言仁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
與尊宿門說禪一般

愚按上蔡之門儒其衣冠而講說如此耶
吾儒言仁而佛氏言覺上蔡乃溺於佛氏
作用是性之說專以知覺言仁殊不知覺

不可訓仁所以覺者仁也覺乃仁中一事
而以覺言仁可乎朱子曰呂晉伯問伊川
語且將緊要處理會如何伊川曰固是
好若有所得終不浹洽後來晉伯終身坐
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嗚呼晉伯未足
深責上蔡爲程門高第乃溺於禪學如此
惜哉

謂子路冉子被會點冷眼看他只管對春風
吟咏肚皮裏渾沒些能解豈不快活

黃氏東發曰孔子本以行道濟世爲心故使二三子言志子路冉子皆正對也會點孔門之狂者也無心於仕而自言心中之樂其說雖瀟洒出塵然非當時問荅之正也孔子當道不行私相講明而忽聞其言獨異故一時嘆賞之矣而即舉子路冉有之說皆足爲邦孔子之本心終在此而不在于彼學者必取一章翫味始末然後孔子之本心可得而見禪學既興黜實崇虛盡

論語二十篇皆無可爲禪學者之證獨會點浴沂歸詠數語迹類脫去世俗者遂除去一章之始末獨摘數語牽合影傍好異慕高之士翕然附和之上蔡又演爲獨對春風沒些能解之言且會點此時意欲如此而已何嘗果對春風會點又豈沒些能解者耶○愚按或問孔子與會點一段朱子曰某平生便是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然

使上蔡知此豈禪學所能移耶

謂佛家說大乘頓教一聞便悟將乍見孺子
底心一切掃除湏是他顏雍已上底資質始
得

黃氏東發曰按此謂天資如孔子方可學
禪余不知禪不曉其然否乍見孺子之心
若何而可掃除耶上蔡他日嘗告呂晉伯
曰世人說仁只管說愛上怎生得仁是則
學佛欲割愛故不欲以愛言仁奈何孔子

對問仁亦曰愛人即程子以愛爲情可也
情非性之所發而性非心之所具者乎自
程子一語學者闕然謂博愛非仁恐亦爲
緇徒報讎於昌黎耳惻隱之心與生俱生
恐無可掃除之日如可掃除是無人心也
謂出辭氣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釋氏
以性爲日以念爲雲去念見性猶去雲見日
○儒之仁佛之覺○佛家有小歇場大歇場
到孟子處更一作便是好歇○釋與儒有非

同有非不同處○曾點有甚事列子御風事
近之

愚按儒之與禪心性之說是非得失邪正
如玉石之不同質稻莠之不同味本甚明
矣而此六條牽合影傍皆以禪說儒者蓋
上蔡於儒學中真實處無所撈摸如此之
繆嗚呼以程門高弟溺於禪學以辱師門
而反崇禪門得非援儒以入墨者耶
謂摠老嘗問一官人云嘿而識之是箇甚無

入而不自得是箇甚

黃氏東發曰按識是志其所學而不忘非
識箇禪也得是得心中義理不爲富貴貧
賤所移非得箇禪也聖賢言語明白如日
月摠老欲就陰暗處爲歇後險語作禪子
耶龜山再見明道而歸摠老曰必曾遇異
人來更不敢與爭辨不知上蔡竟何如耶
上蔡得命及養得氣完力去矜夸利名不
得動殆爲百世師可也但因天資高必欲

不用其心遂爲禪學所入雖自謂得伊川一語之教不入禪學而終身常以禪之說證儒未見其不入也

建陽游氏

名詳字定夫建陽人受學程門仕至御史

呂氏雜記云游定夫先知禪學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後更爲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爲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至於聖人吾又既從二程先生學又從諸禪老游

則二者之間必無滯闕敢問所以不同何也定夫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未必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從所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

愚按伊川先生嘗曰游酢楊時也爲佛氏之學既而知其不足安也則來有所請庶乎其變及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獨龜山與上蔡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

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夫始焉望門第。反異學而歸於正者。定夫與焉。及其終也。幸門第守正而不陷於異學者。不及定夫。是知定夫染於禪學。尤其陷溺者也。此謂須親至其地方能辨其同異。是又知其護禪斷案中供詞。夫何說。

謂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爲然也。愚按定夫此言。不惟不能攻佛。而反護佛。

也得非儒其名。而佛其實者乎。程氏遺書云。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佛書。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性。從幼小。有如是才識。而定夫受學正叔甚久。反叛正叔之正學。愚不知其當時講學立雪。忘去所聞者。何說所契者。何道。是其未見伊川。已先看莊列佛書等文字。此念已熟。先入者主之也。

或問程門諸子。親見二先生。往往差互。如定夫之說。多入於釋氏。龜山亦有分數。朱子曰。

定夫極不濟事以某觀之二先生衣鉢似無傳之者定夫學無傳無語錄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門他眼前分明信得及底儘踐履得到其變化出入處看不出便從釋去亦是不透又云游先生大是禪學

愚按衣鉢本釋氏事此借喻傳道統之意龜山上蔡定夫三子受學程門謂之學道則可雖明道先生以道南許龜山謂之傳周程道統則未也况定夫全是禪學且用

尼出入其門尤爲師門之玷○或問引辯三子詳矣而三子皆號程門高弟果無可取乎愚曰考之程氏遺書及伊洛淵源錄朱子語錄各有所證見謂龜山造養深遠踐履純固且身體之且心驗之從容自得於燕閒靜一之中謂上蔡英明果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課程以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謂定夫從學程門明道嘉其資可適道伊川贊其德器粹然問學日進三

子學行如此其可取孰大於是又問三子
既有可取以其小者而掩其大者可乎曰
爲吾道計也正以其學道之人易爲人之
慕效人必以爲古之儒者且不以異端自
疵况衆人乎皆效而爲之而正學不至於
叛滅者幾希矧楊謝具有語錄游有雜記
皆足以感人乎又問三子染於異教亦有
分數乎曰龜山有龜山之病上蔡有上蔡
之病定夫有定夫之病而龜山嗜佛氏之

說多上蔡嗜老氏之說多定夫兼老佛之
說嗜之之甚皆早年被異教先入及游程
門又不能深做心學上工夫以絕去病根
故終爲異教纏繞陷溺雖有分數則其爲
正學累一也又問三子之學洗垢索癥固
皆有所不免而類論正學豈無優劣乎曰
以天資之高講道程門三子一也然龜山
學成而歸明道目送曰吾道南矣一傳而
得豫章羅氏再傳而得延平李氏李氏以

伊洛正傳親授晦庵朱子折衷群言傳註
四書五經千古心傳的源聖道大明於後
世使天下後世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
之非學詞章之非義則龜山道南之功優
於二子亦可見矣後之學者去三子所染
之病根而學三子所篤之踐履尤於三子
之間尚友龜山道南正緒可也烏可以其
所染而訾之耶

橫浦張氏

名九成字子韶受學龜山仕至侍郎贈太師崇國公有傳心錄行世

謂人有心識之者少私智消亡此心見矣此
心見則入於孔子絕四之境矣

愚按論語記子絕意必固我四者蓋以聖
人之心其本體則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
各付物渾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水止而一
毫繫累無所容焉此其所以自始至終絕
無四者之病也絕之云者非空也非高也
橫浦自以消私智以見心入於絕四之境
是以識心蕩空之說借孔子絕四之說以

文之何其繆妄若是哉朱子曰張公始學
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其所論著皆
陽儒而陰釋由是觀之則知橫浦染龜
山之所染者尤其甚焉者也

謂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
病不若下箇中字

愚按橫浦本自禪門來學於龜山得龜山
正學處少得龜山禪學處多故其言全流
於禪此謂至誠不若中字是雖所得龜山

正學亦徒得其正學之繆者殊不知至誠
乃實理自本體上言中乃無過不及之名
自其用處言至誠可以包中中不可以包
至誠自是不同以是觀之橫浦之學認理
之繆蓋自禪門中來先入者雜之也朱子
云張公始學於龜山逃儒而歸於釋其釋
之師又教以改頭換面故凡張氏所論著
者皆陽儒而陰釋蓋不特莊周之出於子
夏李斯之原於荀卿而已大抵近世一種

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
不鶻突真是慢人自慢誤人自誤士大夫
無意於學則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
此此某所以深憂求歎不量輕弱極力排
之雖已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
傳心錄載杲老以天命之謂性爲清淨法身
率性之謂道爲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爲千
萬化身

黃氏東發曰橫浦憂深慄切堅苦特立近

世豪傑之士也惟父杲老浸淫佛學作傳
心錄以中庸聖門傳道之書衍爲異說影
傍虛喝聞者驚言至語孟等書亦多以其
文雖說徑而喜談樂道之朱文公嘗謂洪
公适刊此書於會稽其患烈於洪水夷狄
猛獸豈非講學之要毫釐必察其人既賢
則其書易行其說未已故不得不甚言之
以警世哉蓋上蔡之言禪尚爲徑情直行
杲老教橫浦改頭換面借儒談禪而不復

自認禪是爲以僞易真鮮不惑矣○愚按橫浦學出杲老之禪借儒言以文之固爲伊洛淵源之玷然其清節峻標足以師表百世又有不爲杲老所能移者存焉則龜山敦本之教終不可誣嘗謫居四十年杜門掃軌動止有則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跡依然嘗題于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咲也因號橫浦居

士雖其嗜佛之繆而清節峻標實足爲後世法又未可以嗜佛外之也

象山陸氏

名九淵字子靜江西金谿人仕至知荆門軍號象山有語錄行于世

與陶贊仲書云今之言窮理者皆凡庸之人妄以異端邪說更相欺誑古人所謂異端者不專指佛老近世言窮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其言闢佛者亦是妄說今時即無窮理之人

愚按窮理大易之言而儒者莫先於窮理

也。源洛關閩諸儒皆講學窮理之人。象山自謂心本自靈，理本自明。以凡講理者皆異端，是不知已自陷於異端而不悟。豈非邪人指正人為邪乎？孔子指凡非所當習者為異端，孟子指揚墨為異端，韓子指佛老為異端，而周程張朱排斥佛老心術，尤力。象山陷於異端者，反言近世周程張朱窮理大儒為異端者，何哉？蓋其見理過於高大，存心過於簡易，所謂賢智之過於中。

庸者故其弊入於禪而不自覺故也。且其自幼與周程張朱之言不合。周程張朱收斂謹密其言，平實精確。象山有凌虛駕空之意，故聞周程張朱之言，似有以傷其心。其晚年身在此處，能知民間事，又預知死期，則為異端無疑。其門人楊簡問荅之間，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不用力於窮理。此非儒者之傳授，乃指儒者傳授謂之異端，何其

繆妄之甚歟

謂今之攻異端者但其名攻之初不知其自家被他檢點在下如何得他服

黃氏東發曰不知吾儒何者在他下面豈以其即心是佛其說甚徑歟此任其說高既無此理亦無此事非吾儒所病也○愚按象山之學專主尊德性無道問學工夫故其是非不察如此近時所謂道一編遷就與朱子道合得非援儒以入禪乎

謂伯敏被異端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李繹之徒便是異端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從外面入去今所傳者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會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

黃氏東發曰古無傳道之說孔子之學惟曾子弘毅足以任道子思孟子皆然至今所講明者皆其說也子夏子張未見其有傳於今也韓文公闢佛老以中國之所以

治者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次第相承其有自來故以傳言以闢佛氏之說自夷狄晚入中國於中國之治並無相干皆鑿空杜撰故他日又曰果孰爲而孰傳之耶韓文公之言傳道者意蓋如此不幸釋氏以衣鉢相傳其說浸淫遂使吾儒亦謂若有一物親將授受者謂之傳道此積習之誤聖門初無是事今日所講正曾子子思之學異於子夏子張初何預耶

初教董元息自立不得閑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解論語却又壞了

愚按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孔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拳拳爲其子及其門人言之晚而歸曾刪定制其功賢於堯舜後之學孔子者舍讀書何以哉象山不能舍孔子之書以教學者乃云自立不得閑說又云被教授解論語却又壞了分明是禪學以

了悟為高故以讀書為障蓋不思聖人心術精華見於言語載於經典鑿鑿可以修身可以治人非異端閑說話之惑人心志顧乃肆然放言如此非禪家不立文字見性成佛為學者歟嗚呼其學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以故越人從其學尤眾兩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禪之深者也蓋其學源於張橫浦考其言有不容掩者焉

慈湖楊氏

名簡字敬仲慈溪人受學象山令樂平至寶謨閣直學士諡文元

子絕四記云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礙塞始喪其明始失其靈

愚按張橫浦嘗云私智消亡此心見矣此心見則入於孔子絕四之境慈湖記絕四之言之見蓋源於此只是於禪學中認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是心學更不加居敬窮理工夫未免流於識心蕩空之說矣若人必有心心動處便是意孔子教人正

心誠意此天下萬世士大夫之所同者也
慈湖又云心不必正意不可有因闢大學
爲非聖之書一時學者同聲附和賢者之
過不幾乎侮聖人之妄者乎

語學者曰人心自靈何必求明惟其求明是
以益昏

愚按本自虛靈而有待於明之者蓋氣質
之性二五攙雜不能皆值其清粹也故本
霸本明者氣拘物弊而昏矣學者必因其

所發而求明之若曰人心自明何必求明
雖聖人上智之資亦必明之而後可況下
聖人一等豈可以本而不求明之哉况
又以語學者哉大學孔氏之經明德居首
曾子傳之引康誥云克明德太甲云顧視
天之明命帝典云克明峻德結云皆自明
也是古之聖帝賢王亦嘗求明而未見其
益昏也然則益昏云者豈非慈湖嘗斥大
學爲非聖之書而妄誕如此哉○黃氏東

發云濂溪亦初未嘗守一定之說象山慈
湖亦未嘗不自此來却從上蔡謂王荊公
勝流俗之說極好若用講學爲補不細象
山於是謂千五百年間學者盡是流俗然
象山讀書講學或至夜不寐亦未嘗不與
人同也上蔡謂佛之性如日念如雲去念
見性則披雲見日慈湖於是謂人心自光
明不可有意又斥大學說誠意爲非聖之
書然有心便有意心是活物意是動處慈

湖寒未嘗不思衣飢未嘗不思食做士人
未嘗不思量破題仕宦未嘗不思量處事
慈湖此心此意亦未嘗不與人同也自古
孔子爲大中至正之極據平實說參之愚
夫愚婦亦無有不合者自孟子出來便是
立議論且其所以立議論之心無非欲教
人爲善爾如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此六
箇字參之聖人稽之衆庶求之往古驗之
當今無一人不然無一性不合此平實語

也。孟子道性善人皆可為堯舜而未見有能為堯舜者。此立為議論以誘人為善而非復孔子平實也。自此眾論並興皆不能出孔子六字之外。雖伊洛說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亦不過為孟子解性善之說人生而有性已是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已自付與在其中。所謂天地之性既非本生以前虛空中別可言性則亦不逃乎性相近之說也。自此以後諸儒翻倒一番新說一

方便歸之為宗師孔子論語反成堂前太公說古老言語無復顧之者矣。若各師其師而不以孔子為師流俗安有窮已也哉。受誣邪說

道不同不相為謀。聖賢之道與異端如水火之不相入。薰蕕之不同器理甚明矣。聖賢去遠異端競起邪正互相勝負而異端獷黠者自知終不為正道所容故有借聖賢

之所重引之以自重援聖賢之所
是蓋之以自是著之書傳之世使
後世不察事理之所無反附會異
說甘爲聖賢自污使聖賢黜邪崇
正之本心不自於後世亦已久矣
茲指聖賢受誣之顯者辨之云

孔子世家云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

愚按孔子師老子之說肇於莊周之師老
子故其著書獨推老子至假設孔子師老

子言語譽之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
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增許多老子訓
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老子事實據
以爲證而孔子世家謂孔子作乘田時適
周問禮於老子至朱子錄世家之語於魯
論之首亦存之未刪由是益堅後學之信
殊不知莊周之書多駕空寓言借重孔子
大聖以尊其師後人不察禮記家語史記
世家皆出於莊周之後而問禮於老子之

語備載諸書莫知何自其誣侮聖人甚可
恠也况老子之學治身心而外天下國家
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若
此果何有於禮而孔子問之耶且禮記云
吾聞諸老聃鄭氏之註以老聃乃古壽考
之稱石梁王氏謂老聃非作五千道德言
者則問禮於老子之事決不可信侯師聖
程門高弟亦承漢儒之誤以孔子問禮歸
之老子而朱子又引解中庸何吾闢邪崇

正之儒亦欠察考而誤聖人吁可慨也夫
蘇東坡曰退之喜大顛如喜澄觀文暢意耳
非信佛法也而妄撰退之與大顛書其詞凡
鄙退之家奴亦無此語今一士人又於末妄
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作又誣
永叔矣

陳氏云晦庵校定韓文獨用方本益此四
書蓋以方氏用力於此集勤矣外集刪削
甚嚴而存此書以見邀速常語初無崇信

之說但欲明世間問答之偽而不悟此書
爲偽之尤也東坡固嘗辨之然其妄撰三
尺童子所共識不待坡公也今朱子決以
爲韓筆無疑方氏未足責晦庵識高一世
而其所定者迺爾殆不可解且潮州本韓
集不見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
編入可見此書之妄也然其妄甚亦不待
此而明焉○愚按與大顛書韓文諸本皆
無唯嘉祐小杭本有之疑爲後之學佛者

添入刊行之諸本所無而獨小杭本有之
非退之所作一證也吳原明云徐君平見
王安石不喜退之故作此以污之此非退
之所作二證也周端禮云安石自言二十
三四戲爲此書今悔之無及此非退之所
作三證也又退之本以刑部侍郎謫潮州
久之乃遷吏部侍郎歐陽公所得大顛書
石本乃稱吏部侍郎此非退之所作四證
也退之止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顛語今

載請之者四書且亟以道爲望安有平日
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而一旦求之之亟
如此哉此非退之所作五證也退之嘗與
澄觀詩云我欲收斂加冠巾送靈師詩云
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以入其人之心
在在不放豈有屢與異端之書反其平日
排斥俛俛之言哉此非退之所作六證也
由前三證觀之則是吾儒同室操戈以自
汚而又釋氏苦退之排斥於已必欲借重

退之以堅後世崇信之心安得不僞鋟入
小杭本以自重而汚之理之所必有也由
後三證觀之則是於邪說躬自排之躬自
蹈之孰謂以道德如退之學識如退之闢
佛老以繼孟氏闢揚墨之功如退之乃甘
如此陽斥而陰予之哉嗚呼朱子考異韓
文不刪去僞書以疑後世所不可曉今平
心讀此四書真見其與韓文內集不同東
坡護佛者猶辨其爲僞撰朱子大儒闢佛

以衛吾道反以爲真而不刪之何耶或者
曰安知朱子考異已嘗刪去而後世學佛
者復鋟入之耶

朱子答袁機仲書謂參同契本不爲明易乃
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行止進退之候異時
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處不敢輕議
黃氏震云先生自貶以譏袁之輕議也近
世趙一岩編易序叢書乃直指爲先生欲
學參同契而不能先生豈欲學參同契哉

燭破如此明白而不能者哉○愚按朱子
序易學啓蒙云此非某之說乃康節之說
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
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
之流陰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
乃反之於易然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
所謂陰相付受乃指八卦納甲之法也所
謂諸儒既失其傳乃指先天圖學之傳也
所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乃謂欲學夫

康節所傳孔子之說而不得其真傳蓋以
袁正是學參同契者乃反辭以折其黨邪
也謂無下手處不敢輕議乃自貶以諷袁
之虛談也趙一岩謂朱子欲學參同契蓋
不知朱子乃影傍燕說者哉且參同契何
書乎與乾鑿度坤鑿度陰符經搜神經皆
緯書不經之言君子所不取孰謂朱大儒
汲汲以排斥異端自任而註之耶然其書
冒周易爲稱者煉丹取子午時爲候是爲

坎離因取乾坤坎離四卦於囊籥之外其
次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工之早晚
又次言納甲六卦而兩之要皆附會周易
以張大粉飾之其實煉丹無符於易易本
無預於煉丹也且所謂火候者因以三百
六十四爻爲一周天以一爻直一日而爻
多日少終不相合又與周易次序行列多
不相同穿鑿破碎有不勝杜撰者其妄可
鄙此其無益身心不關世教亦已甚明其

不爲大賢君子絕而火之者幸耳况可誣
之貽惑後學也哉是蓋朱子門人蔡元定
學博而未免於雜亦嘗留意於此書雖嘗
談及不過辯論其間假借納甲先天之法
析其是非耳至他日於仙釋之事亦嘗辯
其所無故感興詩云大易圖像隱亦指先
天之學隱於叅同契中又云號空不踐實
但恐逆天理偷生詐能安此朱子闢邪說
之本心也而謂朱子學之以黨異端可乎

潘氏柄曰文公嘗證定魏伯陽叅同契所註
空同道士鄒訢即文公隱名鄒本春秋邾子
之國訢即熹也如韓退之托名於彌明道士
也

愚按道士者老氏道家者流後世出家異
端之妖名也吾儒聞其名尚且惡之以其
亂俗况肯冒此妖名於身以自污焉稍有
志於儒名者知恥而不肯自污孰謂朱子
大儒而甘自污耶考之朱子年譜淳熙二

年作庵蘆峯之雲谷號爲晦庵又號雲谷
老人十三年再號雲臺逸叟慶元間又號
遜齋皆是隱退講學註書之時因其意與
境會而號之平生所稱號不過如此未聞
以大中至正之學爲繼往開來之人顧以
方外道士妖名以自污哉且韓退之亦非
托名彌明道士者蓋元和間所謂道士者
與進士劉師服校書郎侯喜夜聯石鼎詩
抵曙道士不見二子驚惋詣韓退之退之

爲之作序末云余不識何道士也嘗聞有
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退之稱彌明道士
者亦不過如此曷嘗托名彌明道士也潘
氏不察事理所無旣以誣朱子又以誣韓
子其侮污大賢君子一至是哉又况年譜
雖言與蔡元定校定參同契固已承訛踵
舛之誤然所謂證定即黃勉齋所謂考其
是非也旣云證定又謂所註何厚誣耶而
註之者五代時彭曉也乃以誣朱子乎嗚

呼世有稱孔子作緯書而孔子且見誣今
朱子見誣亦有所不免或者曰朱子以蔡
元定之竄避偽學之禁決吾道不行註此
書爲自全之計也殊不知當偽學禁嚴之
時有勸朱子散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朱
子曰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
物者蓋緣見得此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
鑊朱子剛毅明正處變如此顧肯註此邪
說之書以爲自全耶或者曰朱子註此書

乃處窮無以自見而獨善其身者之所爲
也殊不知朱子註四書五經等書以爲兼
善萬世之計至易簣之前二日尚解大學
誠意章而正學工夫至死不放而乃註此
邪說之書以自見耶或者曰朱子不以世
故嬰心而爲脫屣全歸之所爲也殊不知
朱子嘗作感興詩云刀圭一入口白日生
羽翰但恐逆天理偷生詐能安而此書正
是逆天理之邪說使朱子躬自言躬自蹈

之何以爲朱子耶昔洪文惠公适刊張橫
浦傳心錄於會稽朱子謂此書之患烈於
洪水猛獸蓋以講學之要毫釐必察而於
此煉丹之書貽患尤不止於洪水猛獸况
可註之耶無乃世之煉丹者假朱子大賢
之名以分其黨邪之謗如學佛者僞撰韓
子請大顛書以自重也必矣潘氏妄听僞
言穿鑿附會以誣朱子何其謬哉

反正邪說

異端之感人尚矣有乘其迷暗而
惑之者有因其高明而惑之者迷
暗高明雖同歸於惑而能反於正
道則在高明之士焉蓋迷暗者陷
溺於禍福死生之說冥行索塗無
復返還之期矣若高明之士雖陷
溺於玄妙駕空之說特其就正之
未早造詣之未深而本心之明終
不能蔽焉者一旦得師承之正察

理之精翻然改絃易轍即有反正之漸為正學之歸猶反掌爾古今自聖人而下高明豪傑之資始雖陷溺而不終於陷溺者蓋可考見故編反正為後學懲勸一助云

道學傳云程明道先生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聖道之要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欲為道學而未知其方也及泛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愚按明道先生以高明之資不免出入釋老之感及得周子師授今尋仲尼顏子樂處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能反而求之六經而後得吾道正學朱子云程先生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釋老及其反求而得之六經則固以佛老為是哉由是觀之異端之說終不能惑夫志道之大賢也後之學聖賢志明道之所志則邪說烏乎惑

或問昔之感人乘其迷暗今之感人因其高明竊有疑焉夫既曰高明而可感乎明道先生曰語其質云爾彼深於佛氏之學其質開透亦必加於人數等所謂知者過之也非中庸所謂極高明者也聖人極高明而道中庸其照無偏何過之有

愚按明道以質言高明之感為智者之過此語切中高明惑異端之膏肓何也質之高明必厭世事之冗而樂於虛靜又好奇

妙而忽於卑近又力去做靜中工夫掃除物慾屏絕思慮是其存心工夫不得其真先做空了不覺入於禪蓋緣不曾著實體驗而窮理工夫不到如此若因其高明之資加以窮理之功反而求夫聖人之道又何高明之累哉

程伊川曰學者以屏知見息思慮為道不失於絕聖棄智必流於坐禪入定夫鑑之至明萬物必照鑑之常也而奚為之不照乎人不

能不與萬物接則有感必應知見不可屏思慮不可息也欲無外誘之患惟內有主而後可主心者主敬也主敬者主一也不一則二三矣苟繫心於一事則他事無自而入况主敬乎

愚按知見思慮爲人之良知良能日用之不可無者也若惡其障礙而屏息之則釋氏坐禪入定之弊勢所必至故明鑑之喻所以斥學者屏息之繆也欲無外誘以下

正欲學者全夫思而不入坐禪入定之繆必有主一無適之敬而後可也蓋禪家只認昭昭靈靈者爲心而未認夫知見思慮爲昭昭靈靈中之不可無者故既欲求所以屏息之又不能用主一無適之敬以爲一身之主故靜則定動則亂矣豈知吾儒既能致知又能主敬靜固定動亦定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妙用焉學者不幸而陷於異端可不致主敬爲反正之功哉

或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伊川先生曰不能致知也知之既致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藥亂之矣知聖人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邪說惑之矣

愚按學者致知工夫初不出日用之外窮理則讀書講義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敬長世間事無一不合理會者循序漸進分別是非去彼取此蹊徑不差自不

流於疑似亂真之說故設玉石醴藥之喻既以憫學者未能致知之弊而舉夫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又以誘學者當著致知之功黜邪反正之意凜然言表嗚呼氣質之蔽最爲深固民不可使知之是蔽之深固未易有以開之也釋氏之教分明非正理而舉世趨之雖先儒開示親切猶不能祛其惑是皆氣質蔽之深固也程子往往以致知爲反正工夫望高明之士豈無意哉

前篇以致知主敬並言而此獨言致知者
因或問所及而荅之之辭也

或問學者何習老莊之衆也伊川先生曰謹
禮不達者爲其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
度之拘已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逸其勢
則然

愚按聖王禮法之言載之於經老莊放曠
之說亦載之於書學者苦禮法之拘已必
趨放曠之便已出乎此必入乎彼故陷溺

於老莊之說者多其出正入邪兩者之間
蓋不容髮勢之必然也然世教苟興人知
正學自能反其所入又未可徒委諸勢而
已學者審所習可也

或問學者多溺於佛說何也伊川先生曰學
而無所得其年齒老矣智力窮矣其心遽欲
止焉又自不安一聞超騰侈大之說是以悅
而入之然則可反乎曰深固者亦難反譬之
行路人履乎坦途其進無難也山高乎其前

水深乎其下而進之爲難也於是焉有捷徑則欣然而從之其勢然也夫托夫逆旅者蓋不得歸家之要亦未有人既安於家而樂舍於逆旅者也

愚按學而無所得謂學聖人之道無能體於已者也超騰如所謂持戒頓悟見性成佛之說是也侈大如所謂塵芥六合夢幻人世之說是也學而無所得以下五句言學者惟不知原始及終之理故爲佛氏死生

之說所惑也譬之行人二句應超騰侈大之說喻悅而入之之意托乎逆旅二句承捷徑而喻溺於佛氏之說不得反正之意末二句應前學而無所得而喻學者苟有得聖道於已必不甘心溺於佛氏之說矣是知未溺佛說之深固者豈不有反正之期哉蓋反覆其辭欲學者及時用力之不差意已切焉抑考明道先生以高明之資早年未免出入異教之感至承師授方反

於正而伊川先生雖亦以高明之資早年
即無此惑前輩云伊川早年不看莊列書
自小有大知識故此四篇因或問而發之
又可見高明之資亦有非異教所能惑者
矣

道學傳曰張橫溪先生二十一時喜談釋老
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與
二程先生語道德之要煥然自信曰吾道自
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愚按程子云子厚才高其學更先從雜博
中過來此喜談釋老知無所得之時也又
云子厚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
無他見識此反而求之六經與二程語道
德煥然自信之時也朱子云勇撤臯比一
變至道此盡棄異學淳如之時也學之邪
正係乎年之少壯如此然學以變化氣質
雖大賢亦所不免求其反正之道蓋亦在
乎勇之一字而已

張橫渠曰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愚按詖淫邪遁之辭謂揚墨之學也後世佛氏出於揚氏之爲我如云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亦出於墨氏之兼愛又有所謂達摩教外別傳別以老莊之言附益之而迷暗高明之人皆陷溺其中者久矣當此

時苟非能察異端似是之非而守之以正道信吾道真實之篤而不惑於邪說者安能勝此排斥之任哉此雖甚言異教之害正又以見高明之人有聖賢本領識見然後可以得反正之歸也

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釋學一日於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僧說某也理會一箇昭昭靈靈底禪某遂扣問見他說得好及去赴試便有他底意思試官爲某說動

遂得舉後赴同安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
先生只說不是教看聖賢言語遂得聖賢書
讀來讀去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回頭看
釋氏之說漸漸破綻鏽漏百出

愚按朱子以高明之資聖賢之學豈有出
入邪正之弊哉出正道而入邪說者早年
高明之資未定之見也出邪而入正道者
壯年學問之精緻知之功也朱子且然後
學邪正之辯可不知所審耶

朱子曰有李伯聞者舊嘗學佛自以為有見
論辯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某
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
耶為萬理畢具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
者是此亦不待言而決矣渠雖以為實而猶
戀著前見則謂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
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為空則前日之
見誤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籍前日已誤之
空見而為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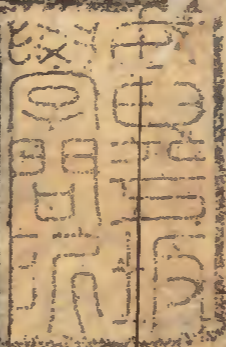
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修飾。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

愚按。儒釋性學之不同。只在實與空之間耳。吾儒五性爲實者。寂然不動之中。萬理渾然而民彝物則無一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順理循法。無一或差。自此而修之。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而治國平天下。無一非理之實。所謂萬理畢具也。釋氏以性爲空。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實理。

之本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真妄之有別。由其說本末橫分。斷絕。雖有所謂廓徹神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救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所謂空無一法也。吾儒所以異於釋氏。以其物物是實理。步步有實效。非若釋氏之說影旁虛喝。推墮混漾也。伯聞聞朱子之詰。以吾儒之實者。實釋氏之空。遂捐舊習而從事實學。是知伯聞有勇於教者之資。朱子有善於造化學者之

心也嗚呼世有美質而不遇善教終於陷溺而不知反正豈非吾道之不幸耶

異端辨正卷之下



詹氏異端辨正三卷以先考加朱
句寫本與朝鮮本參校一見了排邪
說反之正之功可謂多、益辨也實
是寸鐵之利又維當百萬之貔貅何
懼之有延寶己未九月二十九日
鷺峰林叟跋

